



### 談「豐年」新聞編輯

當我們拿起筆來寫一篇新聞稿的時候，我們腦子裡總不免掛念着兩件事：第一、這篇新聞在與讀者見面時，會不會已是明日黃花；第二、這條新聞是不是完全正確。

一位雜誌新聞編輯的最大困難，是怎樣採訪並撰寫一條新聞，在十幾天以後仍能保持正確和新鮮。拿「豐年」來說，一本「豐年」從排版、印刷、裝訂、發送到讀者手裡，最少要花一個星期的時間，換句話說，「豐年」上的新聞遠在與讀者見面前的一個星期就已寫好了。這一點與普通報紙當天採訪當天發表的情形，完全不同。爲了這個緣故，我們採訪新聞時，必須要在一條新聞還未成熟以前，就要拿到。有時甚至還要預測一條新聞的未來發展。這樣，當讀者讀到這條新聞時，才不會有明日黃花之感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人人都有這種心理。沒有一個機關的主辦人員，願意把一件新聞在未經核准正式發表以前告訴記者。這點，對於我們確是困難。可是，我們都是耳長眼快，無孔不鑽的，正面走不過，側面也許走得通，祇要有線索，我們會不辭勞苦，經過百般困難，去把一條新聞設法弄到獻給讀者的。但是，一條新聞的價值，除了「新」以外，還要注意「正確」的問題。一條新聞在寫稿的時候也許是千真萬確的，但過了一個星期後，說不定已經起了變化。譬如說最近的旱災吧，當我們寫好一篇有關旱災的稿子拿去付印時，還是天旱地裂，可是當這條新聞還未印好的時候，已是大雨傾盆，那個時候，撰稿人的心裡是苦是樂，誰能瞭解萬一？我們所花的精神和勞力不說，對不起讀者却是我們最難過的。

### 請與我們合作

#### 利用農業信箱

「豐年」裏面的「農業信箱」，是真正爲農友們服務的。每天投到信箱的信件，至少也有一、二十件，而在「信箱」裏刊載出來的，却只有全部信件的幾十分之一，其他都是直接函覆的。全省各地的農友，發生了任何問題，寫信來詢問的，我們一定儘快的給他正確的答覆，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，就轉請有關的專家，幫助我們解決，這是任何其他雜誌所沒有的。我們爲了這一目的所化費的郵費，稿費和人力，在「豐年」的全部發行費用中，佔了相當大的比例。只要我們能够負擔，我們也很樂意爲農友們服務，因爲創辦「豐年」的目的，原來就是爲農友們服務的。但是我們的人力是有限的，凡是來信詢問的農友，請你們注意兩點：第一、不實際或是牽涉到理論方面的問題，請不要來問。第二、寫信時請你也爲我們設想一下，幫助我們節省處理信件的時間，譬如信紙不要寫兩面，每一類問題分開寫，記得在信紙上寫姓名住址，信封上標明「農問」……等等，請隨時注意信箱刊出來的啓事，只有農友們和我們充份合作，我們才可以替更多的農友服務。

的音聲。榮順屏住呼吸，側着耳朵聽了一會，這不是蟲聲，像是一個女人低低的啜泣。榮順兩三步跨過了番薯畑，飛快的鑽進了那一塊甘蔗園，一個受驚的女人站起來，這是阿珠！

阿珠認出是榮順，撲進了他的懷抱，無限安慰的靠着他的肩頭，啜泣還沒停止，淚珠像滴滴的掛着。榮順緊緊的抱着她，像是重新找到失去的財寶，他好像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她，但不知道從那裏講起，只是輕輕的拍着阿珠，簡短的問她：

「怎麼樣？」阿珠慢慢的抬起頭來，滿臉都是淚痕，榮順用手替她擦乾，阿珠也撫摸着榮順的臉，關切的說：

「你瘦了！」

榮順點點頭，阿珠更接近他，伸起手來理他的頭髮，榮順的頭髮很亂，鬍子很久沒有修，黑暗中看着格外瘦，一身衫褲都扯破了，阿珠的臉對着他的臉注視着，他的臉上似乎有一條一條的傷痕，阿珠再用手摸一摸，又冷又濕不知道是汗是血，阿珠縮回了手，驚訝的問：

「你怎麼了，是不是和人家相打？」

榮順沒有講話，靜了一會，才慢慢的說。

「不必再說了，我早該聽你的話，不要到城裏去的。」

阿珠的頭伏在榮順的胸前說：

「你現在已經回來了，我什麼也不說了。你知道我是一個好強的女孩，你若是在外面胡鬧得不能回家，我有什麼臉再去見人？」阿珠忽然又「哇」的一聲哭出來，淚水不停的流着，一面抽抽噎噎的說：「你自己知道，我現在什麼都是你的了！今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，心神很不安，好像要發生什麼大禍似的，我就又到這裏來哭了。」阿珠低下頭去，用手抹着流不完的眼淚，她的怨恨也是訴說不完的：「上次從城裏回來後，我晚上到這裏哭過好幾次了！」榮順扶起她的頭在她的額角上吻着說：

「阿珠，你不要哭！我怎麼也不再離開你了！」

阿珠的頭還在他懷裏，輕輕的問他：

「這是你的真心話嗎？」

榮順仰起頭對着星空說：

「我這已經是第二條性命了，是你的影仔救了我，我還能不說真心話嗎？」

阿珠不知道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，她心裏有一點怕，拉住榮順的手說

「你累了，夜也深了，我們回去吧！」

他們手牽着手，臉上的淚水都還沒有乾，下弦的月亮露出了面，祝福這一對純樸的愛人。

(完)